

《雪山大地》荣获茅盾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时，他正在青海采风、写作

杨志军：在高原与大海之间锤炼生命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



拥抱现实，拥抱高原

《雪山大地》写了什么？它以父亲走进沁多草原蹲点、住进桑杰家的帐房开篇，展现了父亲、母亲三代人在青藏高原上的建设生活，讲述了藏汉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沧桑变化。父亲、桑杰两家人数十年的交往贯穿着救命之恩、收养之情、医治之功，徐徐展开了一幅高原生命画卷。

从架构来看，人与自然、人与动物、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《雪山大地》始终，全景式地展现了藏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。从局部来看，小说用诗意的笔触和亲历者的视角构建了高原生活，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，酥油喂马，瓷碗换羊，生活情态非常充实。杨志军1955年出生于青藏高原，父母都是扎根高原的知识分子：父亲在青海西宁参与创办了《青海日报》，母亲是青藏高原上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。《雪山大地》是我对父亲辈生活的一种总结，这段生活很多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或者是部分亲历，这样的状态更多消解你的虚构，直面你的现实，从真实角度去写发生过的历史事件、家庭事件，用现实主义的角度表达生活。在我的作品里，现实主义在《雪山大地》体现得更充分一些。”

在小说中，读者屡屡遇见珍贵的细节，像是穷人桑杰如何献“空气哈达”，草原头领角巴如何选女婿，等等。杨志军把《雪山大地》定义为“生活流”，“小说里吃喝拉撒所有细节都是真实的，这些东西也虚构不了，尤其涉及生活场景——

文学最难的就是生活场景，大家夹杂在一起，吃什么喝什么，表情、服装、动作、神态，都是需要生活亲历。情节是可以想象的，生活场景无法想象，必须经历过、观察到才行。”

高原之刚，大海之柔

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，杨志军凭借“荒原系列”“藏地系列”和“理想主义三部曲”一次次震动文坛。1995年，杨志军来到青岛，他的写作由此在高原、大海之间做“钟摆”往复。他在海滨城市青岛写高原，在高原上写青岛，用距离来保持创作的敏锐度。“从高原到大海拉开了空间距离，这个距离能拓展我的思路。一个人长期待在一个地方会失去敏感，拉开距离让你注意到细微的东西，捕捉到过去不容易捕捉的东西。我在青海‘捕捉’青岛比较敏感，在青岛对青藏高原发现得更加清晰，这种穿梭对写作是很好的滋养。”

在青岛，杨志军写出了以《藏獒》为代表的“藏地系列”——《藏獒》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在以《雪山大地》为代表的“理想主义三部曲”中，另外两部《你是我的理想曲》《最后的农民工》则是以青岛为背景的创作。青岛背景与高原背景的审视、穿梭、交融，赋予杨志军深沉的文学思索。

“两个地方的文化是不同的。高原文化就地域来说属于‘雪山大地’，青岛属于海洋文化，二者共通的特点都是辽阔、博大，但是一个是刚性的，一个是柔性的。一个作家面对文化形态的碰撞和比较，由此产生灵感和全新视角。我可

以用青藏高原人的视角来反映青岛，也可以用海平面的视角仰望高海拔地区的生活。当我作为高原人审视青岛，跟青岛人本身看青岛是不同的。当我作为青岛人看青藏高原，跟高原人看自己也不一样。文学就是提倡一种陌生感，距离感产生陌生，陌生感恰恰是文学所需要的。”杨志军说。

《雪山大地》的读者诗人桂吉说过：“小说里满满都是细节，哪怕是写雨、写水也能看出来是高原上的雨水，跟青岛的雨完全不一样。”

在青岛和青海之间穿梭，杨志军对高原和大海赋予了文学的归属感，他在《雪山大地》创作谈里写道：“青藏高原地广人稀，到处都是处女地，只要你为它做过一件事，它就会认你是它的人；而你的回应便是只要它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，一冬的温暖，一餐的饱饭，你就会认它给你的是家，是整个故乡。所以，父辈们的‘故乡’历来比较模糊，原籍和老家远远没有脚下的土地来得亲切，大家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情怀：愿意为高原付出一切，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。”

杨志军对青岛文学也倾注了心力，为写作者推荐、作序，指点新人的创作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青岛作家色彩斑斓，都是比较茁壮、很有底气的写作者。青岛文学这几年的表现，好像是一片海突然来潮了——不是潮来潮往，是不断地涨潮，不断地涨潮，每一座浪都是那么好看。”

荣誉满身，创作不息

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全国少

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——这四个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水平的文学奖，也被作家圈称为四大“国奖”。在《雪山大地》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前，杨志军已凭借《巴颜喀拉山的孩子》获第11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（2021年）。四大“国奖”占据其二，杨志军的创作视野之广、能量之丰沛、速度之快、质量之高都让写作界叹服；七卷本的“荒原系列”小说、包含《藏獒》三部曲在内的九部藏地主题小说、两部荒原少年小说以及“理想主义三部曲”，构建了宏大的杨志军文学系列。另外，杨志军还有纪实文学、中篇小说等众多作品。

在杨志军看来，文学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，“文学是没有止境的，要一直跑下去——只要你跑下去，就算是最后一名也值得有掌声。文学不是比赛速度而是比赛韧劲，它会陪伴你的一生。对社会来说，对作家来说，文学是永远的陪伴，而对我来说，获奖的启迪就是不断地写，不断认识自己的不足，不断地否定自己批判自己，在这个基础上又不断强调自己丰富自己，这样可能会写得更好一点。”

在高原上，杨志军爱吃煮土豆；在青岛，杨志军爱吃海水豆腐、海菜凉粉。乘着文学之炬，杨志军穿梭于高原、大海之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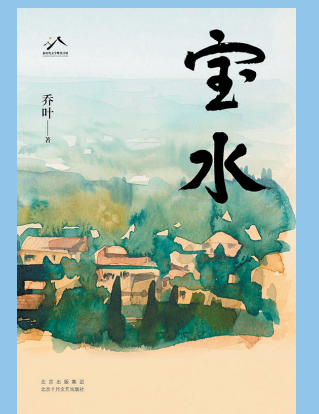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是你创作了文学，更多的时候是文学创造了你自己。你写一个很感动的东西，你自己会流泪，不流泪怎么能感动别人？”杨志军说，“文学是作家的塑造，同时也是一种作品对作家的塑造，在完成作品的同时也完成对自己的塑造，这是一种互相的能动、互相的动力。”

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获奖小说介绍



《雪山大地》

汉族干部父亲来到沁多草原的野马滩蹲点，结识了牧民桑杰。为了救父亲，桑杰的妻子被大水冲走。想要报恩的父亲一头扎入草原的建设，而医生母亲收治了桑杰的聋哑儿子，两家人的深厚情缘由此展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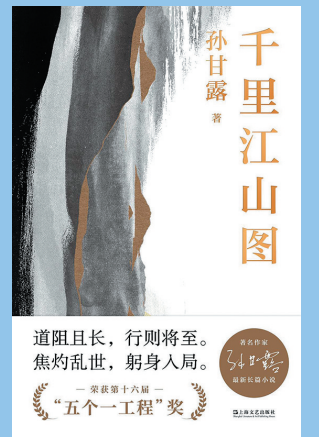
《宝水》

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正在向文旅特色新农村转型，提前退休的青萍来到这里经营民宿，她被严重的失眠症所困，在参与乡村事务的过程中她见证了乡村的嬗变，也逐渐治愈了自身的沉疴，终于在宝水村落地生根。



《本巴》

《本巴》以蒙古族英雄史诗《江格尔》为背景展开。江格尔接到远方哈日王的挑战，少儿英雄洪古尔只身出征。不愿出生的赫兰为营救哥哥洪古尔被迫降生人世，用从母腹带来的搬家游戏，让草原上所有的大人在游戏中变成孩子，最终又回到母腹。不愿长大的洪古尔为寻找失踪的弟弟，用捉迷藏游戏让草原上的一半人藏起来，另一半去寻找。人人活在25岁的臆想世界，让《本巴》成为最难解读的幻想之书。



《千里江山图》

1933年腊月十五，乌云笼罩着上海，一场秘密会议突然被抓，一半与会者被抓。陈千里临危受命，重整队伍，继续执行绝密计划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一场事先张扬的转移险战就此展开。



《回响》

一起年轻女性被杀案，多个犯罪嫌疑人次第浮现。负责这起案件的女警冉咚咚，在调查中突然发现丈夫私自开房，杀人案的推理侦破与冉咚咚的婚姻危机交替推进，在最后一章双线合并，形成巨大的内心“回响”。

作家眼中的杨志军

“他的作品有一种特殊的文学气质”

□青岛日报/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

在青岛文学界，杨志军的创作是难以模仿的标杆。他以每年一部长篇的节奏推出新作，每年两次远赴青海探亲、采风，他可以同时驾驭青岛背景（《你是我的理想曲》《潮退无声》《海底隧道》《最后的农民工》）和高原背景（《藏獒》《伏藏》《雪山大地》）的小说题材，也能创作高水准儿童小说，还抽空点拨青岛校园小诗人。

在今年3月举行的《雪山大地》青岛读者分享会上，作家东紫总结杨志军是一个“面向文学，背向文坛”的写作者，“他安静地观察这个世界，用他自己独特而有魅力的文字进行呈现。而他的每一本书，都是宝石般的存在，不会被历史的风卷走。”

常年在青岛、青藏高原之间穿梭，杨志军保持了坚实、铿锵的创作态度和恢弘、浑融的文学视野。他不发朋友圈，接到记者采访电话才获悉自己得奖，他跟文学奖评委也并不熟悉。

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委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黄发有接受记者采

访时表示，自己跟杨志军迄今仍缘怪一面。“杨志军的创作对于山东文学有一种异质性，也体现了山东文学、青岛文学的丰富性和包容性。”黄发友说，“青岛是一个海洋城市，对于文学发展和文化发展来讲，‘有容乃大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气质。”

青岛市作家协会主席铁流表示：“杨志军《雪山大地》获奖对于青岛市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激励，也是青岛文学零的突破。在文学远离社会生活中心的当下，杨志军恰恰表现出大海的包容、内心一泓清水般的沉静，值得我们每位作家学习。”

《雪山大地》甫一面世，就被评论界公认为一部茅奖级作品。茅盾文学奖看重对家国、时代、历史的表达，从作者角度切入，在时代的坐标系下展现史诗的重量感。

黄发有认为，《雪山大地》集中体现了杨志军文学语言的特质、写作手法的成熟和思想内涵的高度，“他的语言有藏语成分，将藏族人的表达方式引入汉语后丰富了汉语文学的语言。他的写作语言还有俄罗斯文学的影响，有咏叹调的模式。同时，他的创作还很克制，不像有

的作家在抒情时控制不住。他的作品看上去朴素无华，需要深入阅读后经过挖掘和阐释才能体现出价值，得到广泛的认同。”

以最高票荣膺茅盾文学奖，也验证了《雪山大地》现实主义气质的文学价值。“杨志军老师特别低调，跟文学圈没有什么交集。一开始，评委对他也不熟悉，但是，他的作品有一种特殊的文学气质，一种闷下头、扎下根去创作的态度。他写的就是父亲、母亲的故事，讲述了三代人的奋斗历程。在评委们不断的讨论、交流、阐释过程中，《雪山大地》这种扎实的风格、雄浑的境界获得了广泛认可。”黄发有总结道，“杨志军的创作方式、作为作家的生存方式在当下这样一个年代都是比较稀缺的。”

2008年，杨志军凭借百万销量的《藏獒》首次入围茅盾文学奖；时隔15年，杨志军凭借《雪山大地》如愿获奖。评论家臧杰认为，杨志军的创作与茅盾文学奖的文学价值观比较接近。

“《雪山大地》整个题材的处置是有优势的，它入选了‘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’，呈现了青藏高原生活方式和价值

观的沧桑变化，从反映时代性的角度与茅盾文学奖的原则很接近。从《藏獒》三部曲开始，杨志军越来越接近茅盾文学奖。《雪山大地》从文本到时代性都达到了茅盾文学奖的高度。”

在与青岛的文化资源进行匹配之后，杨志军保持了创作速度和激情，推出了从《藏獒》三部曲到“理想主义三部曲”等十余部长篇小说。“他不缺生活，在西北、在高原他有着丰富的经历。他不缺创造力，写作对于他是个匀速的过程，每天三千字，一年怎么也有百万字的创作，每年都有一个长篇。”臧杰说，回望父亲、母亲与几代草原建设者的艰辛足迹，杨志军把时代巨变与草原牧歌化成了60余万字的《雪山大地》。

《雪山大地》获得茅盾文学奖，对于青岛、对于山东有什么启迪？

在黄发有看来，近年来，山东文学越来越多样性，《雪山大地》是一个极佳的例证，“以往山东被认为是乡土文学的大省，现在来看，山东作家笔下各种题材、各种写法都有，各个年龄段作家以各自的方式创作理想的文学。”而对于青岛写作者来说，《雪山大地》验证了严肃文学在城市文化里的存在感。